

白雲山經世書

無名公傳

漁樵問答

理采嬰

三

新刊性理集要卷之三



新安 廬山 詹淮 編輯

仙源 門人 李廷鰲 校閱

門人 李廷海 校梓

皇極經世書

元會運世
之數何如

邵伯溫曰皇極經世書凡十二卷其一之二則總元會運世之數
易所謂天地之數也三之四以會經運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帝
堯至於五代歷年表以見天下治亂離合之迹以天時而驗人事
者也五之六以運經世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自帝堯至私
書傳所載具廢治亂得失之迹以人事而驗天時者也
之十則以陰陽剛柔之數窮律呂聲音之數以律呂聲音之數

性理集要卷之三

動植飛走之數易所謂萬勿之數也其十一之十二則論皇極
世之所以為書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以盡天地万物之理
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陽陰之消長古今之
較然可見矣

奎至正處

蔡西山曰嘗謂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以有加矣揚
氏之太玄八十一首閔氏之洞極二十七象司馬氏之潛虛五十
五行皆不知而作者也天奇地耦之畫陽九陰六之數四千九十
有六之變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有以加乎此哉康節之李蚩
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也故其書以日月星辰水火
土石及天地之体用以寒暑晝夜雨風露雷及天地之变化以性
情形体走飛草木及万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及天地

秦漢書

問書極世昔
有自方之
以感乎天之
言者自自勿
之所以在地
之化言者其
何如

之始終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及聖賢之事業自秦漢以來不
而已耳○動者為天天有陰陽七七之中又各有陰陽故有太陽
太陰少陽少陰以為日月星辰是為天之四象有日月星辰而後
有暑寒晝夜四者天之所以變也暑寒晝夜變乎物之性情形躰
萬物之所以感於天之變也淨者為地七有剛柔剛柔之中又各
有剛柔故有太剛太柔少剛少柔以為水火土石是為地之四象
有水火土石而後有雨風露雷四者地之所以化也雨風露雷化
乎物之走飛草木万物之所以應於地之化也暑寒晝夜變乎走
飛草木之性情形体雨風露雷化乎性情形体之走飛草木天地
变化參伍錯綜而生万物也蓋天地万物皆陰陽剛柔之分人則
兼備乎陰陽剛柔故灵於万物而去與天地參也人而去與天地

上

卷

二

四象相因之數

十六而天地之道畢

聖人又命之至

天地至妙

參故天地之交有元會運世而人事之交亦有皇帝王霸元會運世有春夏秋冬為生長收藏皇帝王霸有易書詩春秋為道德功力是故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生長收藏各相因而為十六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道德功力亦各相因而為十六十六者四象相因之數也凡天地之變化万物之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乎十六十六而天地之道畢矣故勿之巨細人之至愚亦以一千四百者相因而為十六千千之物為細物十千之民為至愚一之物為巨物一之民為至人蓋人者万物之最靈至人者又人倫之至也有天地觀万物則万物為万物曰太極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人而於太極之道則去範圍天地曲成万物而造化在我矣故其說曰一動一靜一淨天地之至妙與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

數至至康節方及理

堯得天地之中數

至妙與一動一靜之間者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所謂太極也又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所謂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造化在我者也蓋超乎形器非數之能及矣雖然是亦數也伊川先生曰數學至康節方及理康節之數先生未之學至其本原則亦不出乎先生之說矣

邵伯溫曰唐堯起於月之巳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推而上之堯得天地之中數也故孔子贊堯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楊雄亦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蓋自極治之盛莫過乎堯先乎此者有所未至後乎此者有所不及考之曆數稽之天時質之人事若合符節嗚呼盛哉

蔡西山曰一元之數即一歲之數也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
 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
 也前六會為息後六會為消即一歲之自子至巳為息自午至亥
 為消開物於星之七十六猶歲之驚蟄也開物於三百一十五猶
 歲之立冬也一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
 百月一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皆
 自然之數非有所牽合也皇極一元之運始於日甲月子星甲辰
 子者豈特曆數之用而已哉一陽初動万物未生是聖人所以見
 天地之心又以範圍天地曲成万物者非元氣之會聰明過人
 者其孰與此豈特曆數之用而已哉
 邵伯溫亦述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

美所以是夫
 地之
 圣人範圍
 天地曲成
 萬物

世大中至正應變无方之謂道以道明道也非可明以物明道也
 斯見矣物者道之形體也生於道而道之所成也道變而為物也
 化而為道由是知道亦物也物亦道也孰知其辨哉故善觀道者
 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謂得道而忘物則可矣必欲遠物而求
 道不亦妄乎有物之大莫若天地然則天地安從生道生天地而
 太極者道之全體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形之判也兩儀生四象四
 象生而後天地之道備焉立天之道曰陰与陽立地之道曰柔与
 剛陰陽變於上而日月星辰生焉剛柔變於下而水火土石成焉
 日月星辰成象於天水火土石成體於地象動於上而万時生焉
 體交於下而万物成焉時有消長盈虛物有動植飛走消長盈虛
 者時之變也動植飛走者物之類也時以變起物以類應時之与

善觀道者必以
 道
 天地安從生
 太極道之全體

生里集卷之六之三
 皇極

成變化而
行鬼神

夫地萬物之
道備

天地方物以
為本

元會運世

物有數存焉數者何也道之運也理之會也陰陽之度也万物之
紀也定於幽而驗於明藏於微而顯於著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
者也道生一一為太極一生二二為兩儀二生四四為四象四生
八八為八卦八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後天地万物之道備矣天
地万物莫不以一為本原於一而行之以為萬窮天下之數而復
歸於一一者何也天地之心也道化之原也日為元元者氣之始
也其數一月為會會者數之交也其數十二星為運運者時之行
也其數三百六十辰為世世者變之終也二數四千二百二十觀
一歲之數則一元之數觀矣以大運而觀一元則一元一歲之大
者也以一元而觀一歲則一歲一元之小者也一元統十二會三
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六歲月日時各有數焉一歲統十二月

物窮則變

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刻分毫釐忽眇浸亦有數焉皆
統於元而宗於一終始往來而不窮在天則為消長盈虛在人則
為治亂興廢皆不能也乎數也有數則有物數盡則物窮矣有物
則有數物窮則數盡矣然數無終盡數盡則復物無終窮物窮則
變上故能通復故能久日月星辰變乎寒暑晝夜者也水火土石
化乎雨風露雷者也寒暑晝夜天之變而唱乎地者也雨風露雷
地之化而和乎天者也一唱一和而後物生焉寒暑晝夜變乎性
時形體者也雨風露雷化乎走飛草木者也性情形體本乎天而
感乎地者也走飛草木本乎地而應乎天者也一感一應而後物
成焉一唱一和一感一應者天地之道萬物之情也天地之道萬
物之情其誰誠之乎乎凡在天地之間靈稟華夏皆人也動植飛

聖以金為
一體
聖以分物為
一身

之皆物也人各有品物各有類品類之間有理有數存焉推之於
天地而後萬物之理昭焉暗之於陰陽而後萬物之數覩焉天氣
下降地氣上騰陽唱於前陰和於後然後物主焉天地有至美陰
陽有至精物之得者或粹或駁或淳或漓故萬物之類或巨或細
或惡或良或正或邪或柔或剛感其有取之爾倫天地兼萬物而
合德於太極者其唯人乎日用而不知者百姓也反身而誠之者
君子也因性而由之者聖人也故聖人以天地為一體萬物為一
身善救而不棄曲成而不遺以成能其中焉生物之道天類屬陽
地類屬陰陽為動陰為植陽之陽為飛陰之陰為走動而飛者觀
上走而植者親下天有至粹地有至精人類得之則為明哲飛類
得之則為鸞鳳走類得之則為麒麟介類得之則為龜龍草類得

天地網緼

之則為芝蘭木類得之則為松栢石類得之則為金玉萬物莫不
以其類而有得者焉天有至戾地有至幽人類得之則為妖孽飛
類得之則為梟鷹走類得之則為虎狼介類得之則為虺蜴草類
得之則為至毒木類得之則為不材石類得之則為礧礧萬物亦
莫不以其類而有得者焉天地網緼萬物化醇言致一也感應之
不一則氣不粹氣不粹則生物不蕃是故致治之世則貧人衆多
龜龍游於沼鳳鳥翔於庭天降甘露地出醴泉百穀用成庶草蕃
庶順氣之應也衰亂之世則反此逆氣之應也逆順之成由人心
之感焉故古之聖人自昭明德協和萬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日
月星辰不忒其序風雨晦暘不失其常山川鬼神以寧鳥獸魚鼈
咸若天人之際安可忽哉大哉時之與事乎聖人所以極深而研

天人之際
可忽

聖人不能
違物

幾也時者天也事者人也時動而事起天運而人從猶形行而影
會聲發而響應欤時行而不留天運而不停遠之則害逆之則凶
故聖人與天並行而不逆與時俱逝而不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
不利時不能違天物不能違時聖人不能違物時不能違天故天
運而必變物不能違時故時變而必化聖人不能違物故物化而
必順聖人唯不能違物故天亦不能違聖人是以先天而天弗違
後天而奉天時天之時由人之事乎人之事由天之時乎故天有
是時則人有是事人有是事則天有是時與事而應時者其唯人
乎有其時而無其人則時不足以應有其人而無其時則事不足
以與有其人而無其時則有之矣有其時而無其人蓋未之有也
故消息盈虛者天之時也治亂興廢者人之事也有消息盈虛而

矣
堯舜應運
而生

後有春夏秋冬有治亂興廢而後有皇帝王霸唐虞者其中天而
興乎堯舜者其應運而生乎何天時人事之相驗與先之者則未
之或至後之者則無以尚之其猶夏之將至日之向中乎故聖人
刪書斷自唐虞時之盛也脩經始於周乎道之衰也故聖人懼之
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繫之以萬世之法法者何也君臣父子夫
婦人道之大倫也性之者聖人也誠之者君子也遠之者小人也
亡之者禽獸也興之則為治廢之則為亂用之則為中國舍之則
為夷狄五霸去王也遠矣不猶愈於狄乎當世之諸侯去霸也遠
矣隣於狄也不亦近乎微聖人之生春秋之作則天下後世之人
其被髮左衽矣春秋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王者舉而用
之則帝王之功豈難致哉

觀物內篇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也至大之謂也凡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為自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至偉者與

天地不自以為大

天地既謂之物則亦有所盡也然而有所謂悠久無疆者固未嘗盡也天之大盡於陰陽地之大盡於剛柔陰陽消長而四時成焉剛柔交錯而四維成焉萬物由是而生成斯所以為至大也天地雖大然不自以為大故能成其大也

動靜交而天地之道尽

天生於動者也地生於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

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

天圓故主動地方故主靜動之始則陽生本乎動者也天雖主動

動之極則陰生有時而靜矣靜之始則柔生本乎靜者也地雖主

靜靜之極則剛生有時而動矣此所謂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

盡之矣蓋言其體則天動而地靜言其用則天有陰陽陰靜而陽

動也地有柔剛柔靜而剛動也是天地皆有動靜也此所謂一陰

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

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

小者謂之少陰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少陽為星少陰為辰日月星辰

交而天之體盡之矣

日者至陽之精也故太陽為日在地則為火先天圖以乾為日乾

之位。在正南月者。至陰之精。得日氣而有光。故太陰為月。在地則為水。先天圖以兌為月。兌之位。在東南。星者日之餘。有光而見。故少陽為星。在地則為石。先天圖以離為星。離之位。在正東。辰者天之土。不見而屬陰。故少陰為辰。在地則為土。先天圖以震為辰。震之位。在東北。

太柔為水。太剛為火。少柔為土。少剛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

水者至柔之物也。其性潤下。故太柔為水。在天則為月。先天圖以坤為水。坤之位。在正北。火者至剛之物也。其性炎烈。故太剛為火。在天則為日。先天圖以艮為火。艮之位。在西北。土亦柔物也。其性輒緩。故少柔為土。在天則為辰。先天圖以坎為土。坎之位。在正西。

石亦剛物也。其性堅。故少剛為石。在天則為星。先天圖以巽為石。巽之位。在西南。此圖繫辭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是也。此所謂伏羲八卦也。或曰皇極經世不用金木水火土。而用水火土石。何也。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水火土石地之四體也。金木水火土者五行也。四象四體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先天後天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五行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本體也。金木水火土致用也。以其致用。故謂之五行。行乎天地之間者也。水火土石。蓋五行在其間。天金出於石。而木生於土。有石而後有金。有土而後有水。是皆捨五行而不用。哉。皇極經世用水火土石。以其本體也。洪範用金木水火土。以其致用也。皆有所主。其

歸則一

名有非此其
果不同歟

皇里集卷之三

皇里

七

日為暑月為寒是為晝辰為夜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
太陽為日者亦至陽之氣也太陰為月寒亦至陰之氣也太陽為
星晝亦屬陽少陰為辰夜亦屬陰日月星辰交而後有暑寒晝夜
之變有暑寒晝夜之變而後歲成焉

水為雨火為風土為露石為雷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

雨者水氣之所化風者火氣之所化露者土氣之所化雷者合氣
之所化水火土石交而後有雨風露雷之化有雨風露雷之化而
後物生焉

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體交而
動植之感盡之矣

物之性屬陽故為暑之所變物之情屬陰故為寒之所變形可見

故屬陽為晝之所變體有質故屬陰為夜之所變性情形亂交而
後有動植之感也者唱也陽唱乎陰也

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
動植之應盡之矣

雨潤下故走之類感雨而化風飄揚故飛之類感風而化露濡潤
故草之類感露而化雷奮迅而出故木之類感雷而化走飛草木
交而後有動植之應也者和也陰和乎陽也性情形體本乎天者
也走飛草木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有感焉本乎地者有應焉二

感一應天地之道萬物之理也

感一應

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
飛草木無不應所以見善万物之性耳善萬物之聲善万物之氣

口美万物之味

天地巨物

蓋天地巨物也分而為万物萬物各得天地之一端能徧天地兼萬物者人之謂也故能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

人與天地並立

內篇之二

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物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上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備矣

用交而物之道備

人之耳目口鼻能收物之聲色氣味者蓋以人之與物本乎一氣同乎一體也故聖人盡己之性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能已之與人人之與物本乎一道故也體本無體故唯化是體用

聖人及物之道

本無用故唯變是用體用變化天地之至妙者也聖人能妙一身之體用則可以盡人物之道也

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入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入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人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

物有巨細生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人之謂也言人能兼兆物也

人有賢愚生一一之人能當鬼人者聖人之謂也言聖人能兼兆人也兼兆物則謂之至物兼兆人則謂之至人至物者物之物也至人者人之人也以一至物當一至人非聖人而何

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

天下人之心一人之心是也故能以一心觀萬心天下人之身一人之身是也故能以一身觀萬身萬物之理一物之理是也故能以一物觀萬物萬世之事一世之事是也故能以一世觀萬世聖人能兼天地人物又能兼古今故能如此

又謂其能以心代天忘口代天言心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

天無心故唯能無心而後能代天意天無言故唯能無言而後能

代天言天無為故唯能無為然後能代天工天事

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

知陰陽消長之道故能上識天時知剛柔險夷之理故能下盡地理知巨細品類之別故能中盡物情達利害成敗之幾故能通照人事也

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

能與天地參故能彌綸天地能顯諸仁藏諸用故能出入造化能通乎晝夜之道故能進退古今能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故能表裏人物

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

天
時

地
天
彌
綸

天
地
人
物

天
地
人
物

天
地
人
物

天
地
人
物

天
地
人
物

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之非惟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內篇之三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是知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道之道盡之於天矣天之道盡之於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人能知其

道為天地之本
天地為萬物之本

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

道為於人
三者且具於
道

三者皆在於道故曰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直生天地故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生萬物故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天地則無不覆載萬物則有窮有窮所以為天地之物也以道觀天地道則無有邊際天地則有盡有盡所以為道之物也有道然後有天天本乎道者也有天然後有地地本乎天者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本乎天地者也人者天地五行之秀氣受天地之中以生為萬物之至靈而備天地萬物者也故能配天而命萬物唯聖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皆備於我能知天地萬物之道皆備於我則能盡天下之理能盡天下之理則能盡民而後可以治民矣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謂昊天能

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人能異乎萬民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與萬物同則聖人固不異乎昊天者夫然而聖人與昊天為一道聖人與昊天為一道則萬民與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一世之萬民與一世之萬物既可以為一道則萬世之萬民與萬世之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明矣

○天无二心

天之於物無不發生故能垂物聖人之於人無不仁愛故能盡人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心物也民也聖人也天也其道一也故古之聖人以一心而推萬心以一物而觀萬物以二世而知万世者孟由斯道也

○圣人合民

夫昊天之垂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有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於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污隆於其間矣春為生物之府夏為長物之府秋為收物之府冬為藏物之府號物之厥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之恩府者乎易為生民之府書為長民之府詩為收民之府春秋為藏民之府號民之厥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有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

○圣人經天

天時聖經相因而成天時則陰陽升降而為春夏秋冬聖經則禮樂污隆而為易書詩春秋春夏秋冬易書詩春秋皆生長收藏之道其道更明則消長污隆万物万民盡於其間矣故皆謂之曰四府

內篇之四

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

三王時祭

易者三王之事業也三皇之時如春書者五帝之事業也五帝之時如夏詩者三王之事業也三王之時如秋春秋者五霸之事業也五霸之時如冬

脩夫意者三皇之謂也脩夫言者五帝之謂也脩夫象者三王之謂也脩夫數者五霸之謂也脩夫仁者有虞之謂也脩夫禮者有夏之謂也脩夫義者有商之謂也脩夫智者有周之謂也脩夫性者文王之謂也脩夫情者武王之謂也脩夫形者周公之謂也脩夫體者召公之謂也脩夫聖者秦穆之謂也脩夫資者晉文之謂也脩夫才者齊桓之謂也脩夫術者楚莊之謂也

秦穆改述自誓得聖之事而已○意言象數言其本末仁又禮智言其先後性情形體言其大小至賢才術言其優劣

皇帝王霸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

易以道陰陽陰陽消長惟其時而已蓋自帝王霸所以為易之體也書以道事帝王之迹存焉故虞夏商周所以為書之體也詩以道志始於二南而終於雅頌故文武周召所以為詩之體也春秋以道名分至於五霸名分亂矣行尼以春秋二名分春秋皆五霸之事也故秦晉齊楚皆春秋之體也

意言象數有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刑躰者詩之用也至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

他處以春為
名分

皇帝王霸修夫意言象數故為易之用虞夏商周修夫仁義禮智
故為書之用文武周召修夫性情刑剝故為詩之用奉晉齊楚修
夫資才術故為春秋之用也

心迹之辨

用也者心也體也考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事也

心迹之辨

心无所存而无所不在故必用言迹有方所故以體言心迹任用
之間有權存焉則所謂體无定用佳變是用用无定體佳化是體
者也如是則心迹之辨其以低矣文中子所謂適道者不知其殊
也唯聖人為能盡之竊嘗論之心迹之人大矣哉聖人方其寂然
不動則為有所謂心迹者焉准鬼神莫得而窺也及其酬酢應變
吉凶與民同患則心迹於是乎判矣莊子所謂迹者人之所履豈
其所履哉信斯言也徒徇聖人之迹而不達聖人之心是皆駭在

大柱以恐

刊外亦

有聖人之心

鼓瑟刻舟求劍者也蓋天下之理一涉於事物則必有其有迹則
有方所若聖人之心則無所在亦無所不在無方所者也古之善
孝聖人者求其心而不求其迹如曾子謂孔子言啜菽飲水死歆
速朽有子獨以謂非君子之言有為而言之也苟直以其言為然
而不知其所以言則失聖人之心矣是泥乎迹者也若有子可謂
能知聖人之心者也古人有以不學柳下惠而學柳下惠者亦此
之類也嗚呼不知聖人之心而徒徇聖人之迹則害於道害於道
者楊墨之徒是也學者宜有以辯之竊聖人之迹而為惡為惡者
則害於國家善於國家者奉卓之徒是也人君宜有以辯之與者
不知辯則卒至於無父無君人君不知辨則至於竊國殺身嗚呼
自非聖人其孰能辨之哉

有聖人之心

有聖人之心

无方而民
自化

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二王同象而異勸五霸同數而
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
夫自然者無為無有之謂也無為者非不為也不固為者也故能廣
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為固有者
其惟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焉所以聖人
有言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死
欲而民自封其助之謂子

含谷不_以之謂意意在理中未見乎迹者也任理則無為所以為

有教有教則有言王則率功者故有象羈則任智力故

而率任理死為天何言哉以道化天下者也以道化天

也歸焉

以民

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霸同智而
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天讓

也者先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受人而不為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

天下而不為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若

已無已有則率一毛以取與於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而况天下者

平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己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是故知能以德

教天下者天下亦以德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聖人教而天下治蓋

取諸乾坤其所之謂與

并包徧覆之謂仁三皇之道也帝則有儀有物故曰禮而異教

王則有形有政故曰同義而異勸勸則智力相尚故曰同智而異

率有儀有物以德教天下者也故天下以德歸焉

三同指其
三以勸民

三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霸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立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曰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曰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即以王去賊安有弑君耶是故知王香正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亦以功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與皇畫性而已帝則見於事矣故曰同情至則法度備故曰同形勸則威之窮矣故曰同體法度備則形見於天下矣形見於天下以功勸天下者也以功勸天下故天下以功歸焉

五伯同術而

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霸同術而

賤名也

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天利也取與利不以義然後謂之爭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爭夫強弱者也猶借天名焉者謂之曲直名也者命物正事之稱也利也者養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仁無以守業利不以義無以居功利不以功居名不以業守則亂矣民所以必爭之也五霸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霸霸又不足則夷狄矣若然則五霸不謂無功於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周之東藩文武之功德於是乎盡矣猶能維持二十四君三王不絕如綫夷狄不敢屠害中原者猶五霸借名之力也是故能以力率天下者天下亦以力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取能視政能履履虎尾聖人而武人為於大君其斯之謂與

五借名力

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霸同術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立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曰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曰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即以王去賊安有弑君耶是故知王香正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亦以功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與皇畫性而已帝則見於事矣故曰同情至則法度備故曰同形勸則威之窮矣故曰同體法度備則形見於天下矣形見於天下以功勸天下者也以功勸天下故天下以功歸焉

不言民自化

三王之道

存

三王之治不見形迹與得而名焉故不言而民自化其道則同其所以為化則異故曰同聖而異化五帝則有言有教故曰同賢而異教五帝固聖矣而謂之同賢者其道則聖其事則已見乎迹方之於三王之道則為賢也三王與事治業唯恐不及故曰同才而異勸五帝則詭譎相勝無所不至然猶假乎正也故曰同術而異率五帝以術而率則專用變詐威力矣故天下以少歸焉

道德功力者存乎體者也化教勸率者存乎用者也體用之間有變存焉若聖人之業也夫變也者昊天生萬物之謂也權也者聖人生萬民之謂也非生物非生民而得謂之權變乎

道德功力不同故化教勸率亦異時使之然也體用之間有權存焉若變以隨時也變以隨時者聖人之事也天道不變生成息矣

聖人無權教化噴矣非生物非生民而謂之權矣則一歸於詐而已矣

內篇之五

善化天下者止於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於盡德而已善勸天下者止於盡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於盡力而已以道德功力為化者乃謂之皇矣以道德功力為教者乃謂之帝矣以道德功力為勸者乃謂之王矣以道德功力為率者乃謂之霸矣

化教勸率道德功力皇帝王霸之事也時異則人異人異則事異故不同如此

以化教勸率為道者乃謂之易矣以化教勸率為德者乃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為功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勸率為力者乃謂之春秋

矣此四者天地始則始焉天地終則終焉終始隨乎天地者也
皇帝王霸時也易書詩春秋經也天時聖經相為表裏皆相因而
成也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
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今自觀則古亦謂之今
矣是知古亦未必為古今亦未必為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
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若然則皇帝王霸者聖人之
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時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
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迹
判體與用分心與迹判聖人之事業於是乎為矣

否泰盡是乎
否泰盡是乎
否泰盡是乎

天時聖經不異唯聖人為能知時作經以為民極時有消長故有

否泰經有因革故有損益非聖人不能體消長知損益也時有否
泰之異故體用於是乎分事有損益之異故心迹於是乎判聖人
之事業在乎體用心迹之間體用心迹之間蓋有權與壞存焉知
權與壞然後能盡體用心迹體用心迹一也因時而有所分判然
未嘗分判也卒歸乎一而已矣

居天下者
居天下者
居天下者

所以自古當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
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正者也受命者因而董者也改命者革
而因者也攝命者董而革者也因而正者長而長者也因而董者長
而因者也因而董者消而消者也

也改命者如湯武革命是也攝命者
以臣行君之事業也此明皇帝王霸之幸也因而因則無為而已

因而革舜循堯道而有所變以時也革而因者武王伐商乃反商政由舊是也革而革者時變之極則一切變矣長而長為春長而消為夏消而長為秋消而消為冬時之消長其變如此

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一世之事業者非五霸之道而何十世之事業者非三王之遺而何百世之事業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業者非三皇之道而何萬世之事業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霸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

命世謂得位而在上者也不世謂不得位而在下者也孔子雖不得位而在下其道實出帝王之上而能用乎皇帝王霸者命

入能仲尼之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也與夫一動一靜之間且大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此之謂與

仲尼之道不異天地欲知仲尼觀天地則知仲尼矣天地之道不過動靜而已欲知天地觀動靜則知天地矣然天地何嘗有心於動靜哉蓋時焉而已矣仲尼之不異天地亦時焉而已矣揚闢而

觀天地則知

仲尼之為

仲尼不世

命世謂得位

孔子雖不得

上里三卷之三

三

四

動靜見天地

心

矣與天地

心

矣復易李

外

為動陰闔而為靜所謂一動一靜者也不復乎動不滯乎靜主動
 非靜而主乎動靜者一動一靜之間者也自靜而觀動自動而觀
 靜則有所謂動靜方靜而動方動而靜不拘於動靜則非動非靜
 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蓋於動靜之間有以見
 之夫天地之心於此而見之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亦於此而
 見之雖造次顛沛未嘗離乎此也退藏於密則以此洗心焉吉凶
 與民同患則以此齋戒焉夫所謂密所謂齋戒者其在動靜之間
 乎此天地之至妙至妙者也聖人作易蓋本於此世儒昧於易本
 不見天地之心見其一陽初復遂以動為天地之心乃謂天地以
 生物為心噫天地之心何止於動而生物哉見其五陰在上遂以
 靜為天地之心乃謂動復則靜靜復則動意天地之心何止於靜

天地以無心

為

信

心

聖人由道而

行

而止哉為虛無之論者則曰天地以無心為心噫天地之心一歸
 於無則造化息矣蓋天地之心不可以有無言而未嘗有無亦未
 嘗離乎有無者也不可以動靜言而未嘗動靜亦未嘗離乎動靜
 者也故於動靜之間有以見之然動靜之間問不容髮豈有間乎
 惟其無間所以為動靜之間也獨楊子雲知易之本以作玄始於
 中首象中孚次以周首象復中者天下之大本所謂天地之心也
 故其首辭曰陽氣濟而於黃鍾之宮信無不在其中天地之道可
 謂至信矣所謂信者有以見天地之心乎在人則誠也故天地聖
 人之心至信至誠悠久而不息所以為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
 雖然天地之心所可見者亦不過乎因時順理而已因時順理所
 以謂之道也聖人由道而行豈有轍迹哉嗚呼所謂動靜之間者

主所大

千聖之所歸萬生之所息能至此則可以知變化之道可以知死
生之說不能至此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不能知此則非所以謂
之賢人也外於此者皆邪說妄行也

內篇之六

孔子贊易自義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修春秋
自祖文而下自義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
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霸也

五伯有功於
一時

仲尼祖述堯舜而不曰三皇尊之而不可以言名也憲章文武而
不及五霸卑之而有所不足道也此兼舉之矣孫五霸則可謂卑
之也然聖人作春秋雖五霸猶或取之以其有功於一時也聖人
之心公天下也如此春秋者聖人之刑賞也五霸雖得罪於聖人
及其有功亦在所不掩也

聖人之心公天下

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尚賢也三皇尚賢以道五帝尚賢以德
三王尚親也孫五霸亦尚親也三王尚親以功五霸尚親以力
道德則無親疎之間功力則有從違之異然而力率天下而親之
則狹矣此皇帝五霸之所以分也

祖寡而子
行多

嗚呼時之既往億千萬年時之未來亦億千萬年仲尼中間生而為
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孫之多耶所以重贊堯舜至馬曰禹吾无间欬

行多

矣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雖不敢比仲
尼上替堯舜禹豈不敢比孟子上贊仲尼乎人謂仲尼惜乎無土吾
獨以為不然獨夫以百畝為士大夫以百里為士諸侯以四境為士

皆終為

天子以九州為士仲尼以萬世為士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

里集五卷之三

卷之三

十三

有知孔子也斯亦未為之過矣

仲尼之道通萬世而無弊萬世之所尊者也故曰仲尼以萬世為

今天地一

士非特萬世也亘古今窮天地一人而已

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與其富然後能富人不能自貴必待天與其貴然後能貴若然則富貴在天不在人也有求而得之者有求而不得者矣是繫乎天者也功德在人也不在天也可脩而得之不脩則不得是非繫乎天也繫乎人者也夫人之能求而得富貴者求其可得者也非其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昧者不知求而得之則謂其已之能得也故矜之求而失之則謂其人之不與也故怨之如知其已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與則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耶

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貴也豈可妄意求而得之也雖曰天命亦未始

不由積功累仁聖君艱難以成之庸君暴虐以壞之天與是八

是知人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矣益積功累行君子常分非有求而然也有求而然者所謂利干仁者也君子安有餘事於其間哉然有幸有不幸者始可以語命也已

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殷湯以功有天下殷紂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虐失天下三者雖時不同其成敗之形一也

國諸侯

平王東遷無功以復王業赧王西走無虐以喪王室威令不逮一小國諸侯仰存於五霸而已此又奚足道哉

平王東遷文武之業盡矣故無功以復王室赧王西走危亡之勢極矣故無虐以喪王室皆不足道也竊嘗論之桀紂幽厲皆暴君

孔子作春秋之

卷之

十四

也自平至赧皆庸君也庸君雖深豈足以亡其國然暴君身為不善其亡也速其為天下害也淺庸君未必能為大惡而天下之為惡者皆得以肆其亡也緩其為天下害也深

隱公易書於未濟卦

仲尼脩經周平王之時書終於晉文侯詩列為王國風春秋始於魯

春秋始於魯

春秋作於周平之時者以王者之迹熄也書終於文侯之命者以其猶知尊周也

春秋始於魯隱者以周公禮樂典章盡壞於此也易書於未濟以一治一亂未始有窮也

子非知仲尼者學為仲尼者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周之功德自文武出而自幽厲文武之基息矣由

是大戎得以侮中國周之諸侯非一獨晉能接去戎狄徙工東都治邑用存王國為天下霸者之倡聖主贊之錫其能免乎

禮樂征伐威福之大柄也臣下得而擅之則人君之權移於下矣蓋由君非其君臣非其臣故不亂其可也子周之幽厲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盜斯奪者矣故大戎得以侮中國晉文侯獨能接

戎狄而遷周於洛知有君臣之義未同於夷狄其功亦可尚矣此書所以有文侯之命也

傳稱子貢欲去魯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以有其禮是知名存實亡者猶愈於名實俱亡者矣禮雖廢而羊存則後世安知有不復行禮者乎

豈又公尊王雖用虛名猶能力使天下諸侯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兵加之也及晉之衰也秦由是敢滅周斯愛禮之

天下伯者之偏

感福大柄

天下有君臣之文

之文

之文

之文

之文

之文

之文

之文

言信不誣矣

全人用德法

子貢欲去鯀羊聖人用心深遠以為禮雖廢而羊猶存後世安知不有因其羊而行其禮循其名而求其實者豈不愈於羊禮俱廢名實皆亡者也故晉文公有尊主之名而尚能有功於時所以聖人亦取之也嗚呼名者治世脩身之具也烏可一日闕於天下但患人不知所以好之耳豈不貴哉

治世修身之具

仲尼進為子

傳稱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也周之衰也諸侯不朝天子又及楚預中國會盟仲尼始進焉為子其僭王也不亦擊乎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宗晉破越而有軒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攻取不顧德義侵侮齊晉專以夷仗為事遂復為越所滅越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楚所滅楚又不監之其後復為秦所滅秦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漢所滅恃強凌弱與虎豹何以異乎非所以謂之中國義理之師也

中國義理之師

吳楚秦越皆蠻夷之國恃強凌弱不顧德義方之齊晉有間矣

宋之為國也爵高而方甲者乎盟不度德會不量力區區與諸侯並驅中原耻居其後其於霸也不亦難乎

周之同姓諸侯而克永世者獨有燕在焉燕齊北陸之地去中原特遠苟不隨韓趙魏齊楚較利及爭虛名則足以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秦雖虎狼亦未易加害延十五六年後天下事未可知也

燕有以手理

燕有可以興王之理而乃遣刺客以入暴秦自取滅亡可哀也已

自三代而後遂為盛秦界於周漢之間矣秦始盛於穆公中於孝公終於始皇起於西夷遷於岐山徙於咸陽兵瀆宇內血流天下吞

秦不能為
三代

井田海更革今古雖不能比德三代非晉隋可同年而語也其祚之
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殺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書終於秦誓一事其
言不亦遠乎

取法指之

秦穆公能改過自誓霸之優者也故序書上自典誥下及秦誓聖
人猶取之而不廢是亦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之義也穆
公有此一善可稱宜乎國以盛強其後始皇并吞海內而乃尚刑
好殺止於二世以取滅亡蓋秦夷狄之國尚刑好殺乃其所習又
况本以商鞅之法其貽謀慘刻少恩有自來矣

周漢好生以
義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義漢之好生
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楚之好殺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義
而漢且不及秦之好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
於周秦漢楚哉擇於善惡而已

內篇之七

聖人受命
之理

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
乎人斯言可以言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
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於功矣湯伐桀以放武
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於殺矣是知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非出於一途哉

禪讓征伐其事則一其道則同至於征伐放殺非聖人之所欲蓋
有不得已者焉聖人求乎心之所同而不求乎迹之所同也然所

謂下一等者孔子謂韶舞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聖人蓋有深意焉

天相為象

天為人相為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難其為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无君子是難其為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堯舜之世君子何其多邪時非无小人也是難其為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邪時非无君子也是難其為君子也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繫乎人也繫乎天者也賢愚人之本性利害人之常情虞舜陶於河濱傳說繫於巖下天下皆知其貧而百執事不為之舉者利害使之然也吁利害叢於中而身戰森於外又安知有虞舜之聖而傳說之貧哉河濱非禪位之所巖下非求相之方昔也在億万人之下而今也在億万人之上相去一何遠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貴有名者也

古今名
圖實

易曰坎有孚維心身行有尚中正行險往且有功雖危殆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是知古之人患名過實者有之矣其間有幸与不幸者雖聖人人力有不及者夫伊尹行家宰居責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豈曰不忠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終始之大志者乎吁若委寄於匪人三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伊尹也坎有孚維心身不亦近之乎

有伊尹之位有伊尹之時有伊尹之德有伊尹之心忠於社稷公

於天下則可雖曰放君所不避也不然則為篡也為可哉故必如
坎之維心亨行有尚而後可以濟乎坎也

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剛健主豫動而有應群疑乃亡能自
強故也周公以之是知圣人不能使人無謗能處謗者也周公居紂
已當任重之地借使避城親之名豈曰不孝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
安能保嗣君成終始之大孝者乎吁若委寄於匪人七年之間其如
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周公也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
簪不亦近之乎

有周公之位有周公之時有周公之德有周公之心忠於社稷公
於天下則可雖曰誅死放弔所不避也不然則是大惡也為可哉
故必如豫之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而後可以主豫也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鷲實
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
亂為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
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尚言者必入於利
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

三王用忠信以行實事故尚行五霸用詭譎以假虛名故尚言所
尚不同如此王霸之所以異也

是知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
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
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
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

三王尚行
尚行者必
於義

三王所尚

孟子能字元
周之地

過何難之有乎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

內篇之八

漢不能純王
而雜伯

武王雖不逮舜之盡善盡美以其解天下之倒懸則下於舜一等耳桓公雖不逮武之應天順人以其霸諸侯一匡天下則高於狄亦遠矣以武比舜則不能無過比桓則不能無功以桓比狄則不能無功比武則不能無過漢氏宜立乎桓武之間矣是時也非會天下民厭秦之暴且甚雖十劉季百子房其如人心未易何秦二世萬乘也求為黔首而不能得漢劉季匹夫也免為元首而不能已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之者謂其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此言帝王之異霸之與王固遠然亦有功於時故聖人亦取之矣

人君所恃以安

不能純乎主而雜乎霸者也舜武皆聖人也所以異者時不同故也人君所恃以安者人心而已故利民則匹夫可以為元首害民則匹夫欲為元首而不能利害之間如此可不畏哉

天之道非禍萬乘而福匹夫也謂其禍無道而福有道也人之情非去萬乘而就匹夫也謂其去無道而就有道也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之者謂其直以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

天之禍福視民之去就民之去就視君之利民害民而已

曰既沒矣月既望矣星不能不希矣非星之希是星雜乎其為光矣能為其光者不亦希乎漢唐既創業矣呂武既擅權矣臣不能不希矣非臣之希是臣雜乎其為忠矣能為其忠者不亦希乎是知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苟成之又何計乎死

與生也如其不成雖死奚益况其有正與不正者乎與其死於不正孰若生於正與其生於不正孰若死於正在乎忠與智者之一擇焉死固可惜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死奚以塞責生固可愛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生何以收功

圣人无死地

唯聖人無死地無死地者不獨能知幾而又且見於未萌也所以能見於未萌者以明乎理故也如舜不為象所害孔子不為匡人桓魋所殺是也凡能為人所害所殺者謂之仁謂之難則不可不以謂之聖也然聖人非臨難苟免蓋不至於苟免之地也苟不能見於未萌不幸而至於難權輕重而義有所在死其所當死亦聖人之所許也若子路之死於蒯瞶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者也故孔子謂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乎孔子不以柴之來為非則知由之死未為是也方子路之未死孔子已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則知子路之死聖人之所不取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便孔子死於匡則顏淵必死之矣持

孔子未嘗委

顏淵知所死

顏淵可謂知所死矣後世之人不明義理不擇所事而死於其難者有之矣是特大馬之忠而已比之賣主以為利者固有間然皆不得其死者矣嗚呼君子之出處所與所事實死生之所繫可不擇哉

君子之出處死生所繫

噫能成天下之事又誰不失其正而生者非漢之晉侯唐之梁公而

漢唐之祚幾

何微斯二人則漢唐之祚幾於移矣豈若虛生虛死者焉夫虛生虛死者譬之蕭艾忠於智者不由乎其間矣

內篇之九

言要恭如春

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時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霸之世如冬如春
温如也如夏燠如也如秋寒如也如冬冽如也春夏秋冬者昊天
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天時不差則歲功成矣聖經不忒
則君德成矣

歲功君德由此而成

皇帝王霸春夏秋冬其時如此温燠凄冽其變如此天時聖經其
道一也歲功君德由此而成矣

天有常時聖有常經行之正則正矣行之邪則邪矣邪正之間有道
存焉行之正則謂之正道行之邪則謂之邪道邪正由人乎由天乎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則具
也其於由道則一也

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

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謂之正道

三代之世

君行臣事臣行君事父行子事子行父事夫行妻事妻行夫事君子
行小人事小人行君子事中國行夷狄事夷狄行中國事謂之正道

至於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為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
人倫之為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治者未有不正人倫者也後世
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倫者也自三代而下漢唐為最
始不由治而興亂而亡况其不盛於漢唐者其興也未始不由君

道盛又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

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噫二道對行何故

治世少而亂世多和君子少而小人多和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

所謂之人倫者尊卑上下各得其理而已得其理則治失其理則

君子少而小人多

注里

十一

三代各君由
此以治天下
孔子出此
教於世

亂治則興亂則亡自古皆然也故三代之聖君莫不由此以治天
下孔子莫不由此垂教萬世

內篇之十

借乘傳舍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霸冬也二國冬之餘烈也漢三而
不足晉霸而有餘三國霸之雄者也十六國霸之讓者也南五代霸
之借乘也北五代霸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李諸郡
之霸江漢之餘波也唐李諸鎮之霸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霸日
未出之星也

汗塵于液

一皇不言而化故於時為春五帝典章備矣故於時為夏三王法
度成矣故於時為秋五霸刑殺尚矣故於時為冬得時之正者皇
帝王霸而已漢雜乎霸故王而不足晉劣於漢故霸而有餘三國
霸之盛疆者也自十六國至於南北朝皆不足乎霸者也隋方之
於晉猶父可也唐方之於漢猶兄弟也皆不足於上而雜乎霸者
也隋李諸郡唐李諸鎮及平五季皆不足道也故曰江漢之餘波
日月之餘光日未出之星也

三反而所司
幸

自帝堯至下今上下二千余年前後自行余世未缺有幾世而能一
其風俗者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
可舉借乎時况百年之世世况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其多且不
何止於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

內篇十二

物有大小民有貧富移異天在兆物之德而生兆民則豈不謂乎抑
若早後異天移兆物之功而養兆民則豈不謂至者乎吾而人而

之中木質天
後知踐迹為大非大至大神之人未有不負於天也者矣

三知天下之直
知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自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死以付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天鑑之所以能為明者謂並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夫石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亦人

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為已之目其口死所不聞矣用天下之耳為已之耳其耳死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為已之口其口死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為已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不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於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於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於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為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為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非唯吾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唯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至能同乎

聖人能同乎天能同乎天故能同乎人能同乎人故能用天下之目為已之目天下之目為已之目天下之口為已之口天下之心

大者下由之
為己之心孟子曰大舜善與人同所以能明四目達四聰蓋由斯道也

觀物外篇上

李先谷曰
自然始如

張氏嶠曰先生觀物有內外篇內篇理深而數畧外篇數詳而理顯李先天者當自外篇始

妙用三

天數五地數五合而為十數之全也天以二而變四也以二而交四四者有体也而其一者無体也是謂有無之極也天之体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地之体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是故无体之一以况自然也不用之一以况道也用之者以况天地人也

天數五二三五七九也地數五二四六八十也一謂太極四謂四象天以一而變四謂太陽太陰少陽少陰也地以二而變四謂太

十者天地之全數

剛太柔少剛少柔也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三謂三陽其不用一者去太陰而言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三謂三陰其不用一者去太剛而言也由是而知十者天地之全數包太極而言也公者天地之體數并交數而言也六者天地之用數去交數而言也蓋天地之用數六兼餘分為七其一者即天地之交數去而不用者也况譬也其曰自然曰道曰天地人蓋本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意

天地萬物聚于道

陽尊而神尊故役物神故藏用是以道生天地萬物而不自見也天地萬物亦取法乎道矣

陽者道之用也役天以生地而道不自見其功天役地以生萬物而天不自見其功故尊能役物神故藏用所謂顯諸仁藏諸用也

裁方而爲圓天之所以運行分大而爲小地之所以生化故天用六
變地用四變也

張氏衍義曰天裁方爲圓者裁四爲三也重地則六天得兼地故
用六變地分大爲小者析一爲四也偶天則八地不得兼天故用
四變一變六十六變而三百六十此天之六變也一變而四二變
而十六三變而六十四四變而三百五十六此地之四變也是故
八卦用六爻乾坤主之者運行之數也六爻用四位坎離主之者
生物之數也運行者天也生物者地也以天六地四天有六氣地
有四維也

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
後見故陰以陽爲唱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効其法而終其勞

知猶主也陽主其生物之始而享其成物之功陰効其生物之法
而終其成物之勞不敢有其功地道當然也

陽能知而陰不能知陽能見而陰不能見也能知能見者爲有故陽
性有而陰性無也陽有所不徧而陰無所不徧也陽有去而陰常居
也無不徧而常居者爲實故陽體虛而陰體實也

知謂主其始見謂著其功凡物之生者有陽死者則無陽故陽有
所不徧而有去之時也惟陰則生死皆在故陰無所不徧而常居
其處也

休虛體實

天地之氣起於
中
君子貴中

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
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中

以理言中即太極也以數言之即五六是也以方位言之即子午

是也

君得臣而化行

天得地而萬物生君得臣而萬化行父得子夫得婦而家道成

天變時而地應物時則陰變而陽應物則陽變而陰應故時可逆知物必順成則足以陽迎而陰隨陰逆而陽順語其體則天分而為地地分而為萬物而道不可分也其終則萬物歸地地歸天天歸道是以君子貴道也

厚貴道

按先天八卦自震至乾是陰變陽應而時可逆知也自巽至坤是陽變陰應而物必順成也椰子厚曰道之化也生一氣一氣之化也生二儀二儀之化也生五行五行之化也生萬物萬物以歸五行遺五行以歸二儀遺二儀以歸一氣遺一氣以歸大道天惟無形故能為有形之祖天惟無用故能為有用之宗

天地之理貴乎指掌

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肢是以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且乎指掌矣可不貴之哉

吳氏澄曰指節十二合之二十四有天之象焉掌文後高前下山峙川流有地之法焉

日行陽度則贏行陰度則縮實主之道也月去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陽消則主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則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也天為父日為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為夫月為婦故日東出月西生也

日自冬至以後行陽度而漸長夏至以後行陰度而漸短雖以陽臨陰為客之禮亦不敢自律也月遠日則明生而行遲近日則鬼生而行疾有君臣之義焉陽消而生陰故初三日日將入時月在

君子用智

庚上見於西方陰盛而敵陽故五日日初入時月在申上盛於東方天左旋日右行日東出月西生父子夫婦之道陰陽之義也日月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尅也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

張衍義曰日月相對謂之望日月相會謂之晦日常食於朔月常食於望正如火之相克水之克火掩而克之小人用力也火之克水必隔物焉君子用智也

南融結

極南大暑極北大寒故南融而北結萬物之死地也夏則日隨斗而北冬則日隨斗而南故天地交而寒暑和寒暑和而物乃生也

此章當作兩截上言南融北結為萬物之死地下言天地交而物之所由生也天之南陽在上故極南之地大暑而融為水天之北

陰在上故極北之地大寒而結為山極陽極陰氣非中和萬物不生乃死地也夏天運在南而日隨斗在北冬天運在北而日隨斗在南故天地之氣常交而寒暑和萬物生也

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數數立則象生象生則言著則意顯象效則筮蹄也言意則魚兔也得魚兔而謂必由筮蹄可也舍筮蹄而求魚兔則未見其得也

筮香草以餌魚者蹄兔豈以繫兔者健順動止隨履說入凡可言者皆象也既有易起象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其數可數矣是故達於數也象數理之顯者也意言理之微者也設達於微必由於顯猶之得魚兔者必由於筮蹄也

天變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貞易之變也人行而天應之故吉凶為應

白保象效類

言從天從人

則悔吝為變元則吉呈則利應之可則凶凶則應之以貞悔則吉吝則凶是以變中有應應中有變也變中之應天道也故元為變則亨應之利為變則應之以貞應中之變人事也故變則凶應則吉變則各應則悔也悔者吉之先而吝者凶之本是以君子從天不從人此章亦任兩段意看自天變至應中有變是一段意自變中之應至不從人是一段意蓋以元亨為變則利貞為應是大變而人效之以吉凶為應則悔吝為變是人行而天應之元則吉四句是中言天變人效也悔則吉二句是申言人行天應也變中之應天道也天道則無有不善故元為變則亨應之利為變則應之以貞應中之變人事也人事則有得有失故變則凶應則吉變則吝應則悔變則凶凶則必悔故應之以吉此悔者吉之先也變則各吝則必凶故應之以悔此吝者凶之本也是以君子從天不從人於在天之無有不善者惟順其自然而在人之有得有失者當加以人力也

乾坤天地本

乾坤天地之本離坎天地之用是以易始於乾坤中於離坎終於既未濟而否泰為上經之中咸恒為下經之首皆言早其用也

天地之道不過於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於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

天下數出于理

象起於形數起於質名起於言意起於用天下之數出於理遠乎理則入於術

陽變陰合則有形有形則有象有象則有質有質則有數言其數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則名者用其數則意顯故曰出於理

為治之道必通其變不可以膠柱循春之時不可行冬之令也

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皆順行

此真至之理按圖可見之矣

朱子曰圓圖左屬陽右屬陰坤無陽艮坎一陽巽二陽為陽在陰

中逆行乾無陰兌離一陰震二陰為陰在陽中逆行震一陽離兌

二陽乾三陽為陽在陽中順行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為陰在

陰中順行此真至之理按圖可見之矣陰陽各居本方則陽自下

而上陰自上而下皆為順若陰陽互居其方則陽自上而下陰自

下而上皆為逆此自然之勢固自有真至之理也

王道之權

天道之變無一定之氣循王道之權無一定之法也

心為太極

心為太極又曰道為太極

心指人得是理以為一身之主而言道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

本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

此實生生之理也

觀物外篇下

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七又則從北而南矣天道人

事皆然推之歷代可見消長之理也

不我物則能物七任我則情七則蔽七則昏矣因物則性七則神七

則明矣

我亦物也物亦我也不以我觀物則能以物觀物美情者一己之

歷代消長之理

三

三

三

偏氣質之性也性者天下之公天地之性也

天心通於

神無所在無所不在至人與他心通者以其本於一也道與一神之

強名也以神為神者至言也

神即理也理無形而天地萬物皆賴之以生故無所在無所不在

至人雖情好不同俗尚各異然度之而無不同感之而無不應其

與他心通者以其本於一也一者何也即天地萬物之理也故曰

圣人成能

心為太極又曰道為太極也

圣人所以成

天地生萬物圣人生萬民生七長類天地成功別生分類聖人成能

天地之能

生群生長庶類者天地之成功也別其生分其類聖人所以成天

地之能也

至理之孝非至誠則不至物理之孝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

則有我有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

君子所以慮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虛心即心一之謂不動即不分之謂管子曰物至則應過則舍矣

舍也者言復聽於虛也

圣人利物而無

我

聖人以公天

聖人以公天下為心但知有物而不知有已也管子曰天行其所

下為心

行而萬物被其利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也

六經渾然

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故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

無迹

矣

朱子曰當時天下大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

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恐或

不然吳氏曰春秋化工也化工隨物而賦形春秋山嶽也山嶽徒步而異狀持一槩之說專一世之見惡與論聖人作經之旨哉

孟子善藏其用乎

孟子善用易

用易也

君子之學以潤

君子之學以潤身為本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

三者不可闕

刺劇者才力也明辨者智識也寬弘者德器也三者不可闕一

有才力而無智識則才力或施之不當有此二者而無德器以容受之則恃才妄作舞智弄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孝除天人

學不除天人不足以謂之學

天下良醫

能醫人能醫之疾不得謂之良醫上人之所不能醫者天下之良醫

也能處人所不能處之事則能為人所不能為之事也

人患乎自滿滿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所以為賢雖學亦常常若不

足不可臨深以為高也

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失難處矣必工

於隕獲

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哀皆不妄為鄉相為匹夫以至學問高天下亦

若無有也

夫聖業

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亦能潤心不獨潤心亦能潤命亦潤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以若得天理其書不可讀何堅

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孟子卷之六

三

三

楊雄知曆理

能推步者其公石公也洛下閎但知曆法楊雄知曆法又知曆理

資性得之天也學問得之人也資性由內出者也學問由外入者也

楊雄見天地

楊雄作玄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

數千年人

莊周雄辯數千年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曰知跣四顧孔子觀已梁

至理之言

之水曰蹈水之道無

理之言也

蹈水之道無私

一國一家一身皆同能處一身則能處一家能處一家則能處一國

能處一國則能處天下心為身本家為國本國為天下本心能運身

苟心所不欲身能行乎

精神貴藏而用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銜於外則鮮有不敗者如利刃物來則割

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平物則刃與物俱傷矣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若子路以鬼長松

以智困皆銜於外而敗者也

君子處缺畝則行缺畝之事居廟堂則行廟堂之事故無入不自得

身與道同

智數或能施於一朝蓋有時而窮進至誠與天地同久天地無則至

誠可息苟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息也

歛天下之智為智歛天下之善為善則廣矣自用則小

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於道為偏也

春秋王道之權

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通莫能及此故權在一身則有一身之

權在一鄉則有一鄉之權以至於天下則有天下之權用雖不同其

權一也

夫弓固有強弱然一弓二人張之則有力者以為弓弱無力者以為

弓強故有力者不以已之力有餘而以為弓弱無力者不以已之力

者皆入之情

天下之事皆如是

不足而以為弓強何不思之甚也一弓非有強弱也二人之力強弱不同也今有食一杯在前二人太餒而見之若相讓則均得食天相奪則爭非徒爭一而已或不得而食矣此二者皆入之情也知之者鮮合此則天下之事皆如是也

上以弓示人不知自及下以食戒人不能相讓設此二端以見天下之事莫不皆然

具

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闔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闢渾然無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大過本末弱也必有大德大位然後可救常分有可過者有不可過者有大德大位可過者也伊周其人也不可懼也有大德無大位不可過也孔子孟其人也不可想也其位不勝德邪大哉位乎待才用之宅也

參黃未然之

復次剥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宜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孟孟者用易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為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為知易如孟子言用易者也如云性善大極之本也仁義陰陽之分也田里學校歲成輔相之道也仕止爻速之宜進退存亡之理也好色之對易之異也放心之求易之復也其曰治生於亂復次於剝也其曰亂生於治姤次於夬也待王雖而得遇之嚴出畫邑而得豫之介其為說也切於

易道之

李以人事為

經典古之人事

李札之才近伯夷

管仲才力過人

管仲幾乎王

佐之才

春秋書之

書

日用放易之易簡也其為教也極於知天窮易之精微也養此心於未發之前則先天之易已得充此心於既發之後則後天之易已行旁而通之默而觀之七篇之中孰非易道之妙耶

學以人事為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

古之人事純乎天理可謂後世常法故謂經典

李札之才近伯夷

管仲用智救晚識物理大抵才力過人也

管仲相桓公所與謀者皆用智救霸者之事晚識物理若諫孫侯

聽廟堂之好謀辭周王用上卿之饗禮則幾乎三佐之才矣華

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

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

秦繆公有功於周能遷善改過為霸者之最晉文侯世七勤王

王於洛次之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又次之楚莊強大又次之

宋襄公雖霸而力微會諸侯而不盟所執不足論也治春秋者不先

定四國之功過則事无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

見大於四國者有過者亦未見大於四國者也故四國功之首罪之

魁也

聖人所以為公

春秋性之書

孝者所以成

其才

性理大全卷之三

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為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為公也

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曆八佾因新作雉門

則知田无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及性之書也

或問才难何謂也曰臨大事然後見才之难也曰何獨言才曰才者

天之良質也孝者所以成其才也曰古人有不由孝問而能立功業

性理大全卷之三

性理

四

周禮註疏

者何必曰子曰周勃霍光能成大事唯其死孝故未足善也人而死
孝則不能腐理不能爛理則固執而不通人有出人之才必以剛克
中剛則足以立事業處患難若用於他反為邪惡

韓愈過秦

顏子不貳過孔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是一而
不再也韓愈以為將歿於心而便能絕去是過與顏子也過與是為
私意焉能至於道哉

事无巨細盖有天人_之理脩身人也過不遇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
順天也行險僥倖是逆天也求之者人也得之與否天也得失不動
心所以順天也強取必得是逆天理也逆天理者患禍必至

經論天地之謂才

經論天地之謂才遠本必至之謂志并包含容之謂量

○圣人用

天主用地主体聖人主用百姓主体故日用而不知

地之万物皆天之所生是謂天主用地主体百姓雖有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朋友唯聖人則知所以親所以義所以別所以信是謂
聖人主用百姓主体

活亂迹

法始乎伏羲成乎堯華於三王極於五霸絕於秦万世治亂之迹无
以逃此矣

應月

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一日之內自子後陽升之時陽交於陰而潮生午後陰升之時陰
交於陽而汐至猶人之喘息之象也一月之內自三日明生之時
則陽長猶一日之子後也故潮勢大十八日晁生之時則陰長猶
一日之午後也故潮勢亦大此天地陰陽造化之妙有莫知其所
以然而然也

陰陽

之妙

周禮註疏

卷之三

四

湯武
孔子既尊夷齊亦與湯武夷齊仁也湯武文也唯湯武則可非湯武
定算也

變從時而使天下之事不失禮之大經矣從時而順天下之理不失
義之大權者君子之道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此及
已之性能及物之性也非魚則然天下之物皆然若莊子者可謂善
通物矣

魯國之儒一人者謂孔子也

莊子齊物未免乎較量也則爭也則不平不平則不和无思无為
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謂一以貫之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此釋易繫辭之意言易无思无為乃天下有思有為之所自出故

以其為神妙致一之地也蓋寂然不動故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所謂一以貫之是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人莫能窺即易無
思無為神妙致一者也

秦穆公伐鄭敗而有悔過自誓之言此非止霸者之事幾於王道能
悔則無過矣此聖人之所以錄於書末也

文中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或曰天下能爭利棄義吾
獨若之何子曰含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若此之類禮義之
言也心迹之判久矣若此之類造化之言也

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此君子思不出其位
素位而行之意也

造貨智滿
大羹可和玄酒可漓則是造化亦可和可漓也

太極道之極也太玄道之玄也太素色之本也太一數之始也太初
事之初也其成功則一也

晉侯善藏其用

智哉留侯善藏其用

朱子曰只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
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魚樵問答

利同異

樵者問於漁者曰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
也敢問何故漁者答曰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
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
食為利又安知魚終日不得食不為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釣之
害也輕子知吾終日得魚為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為害也如

安知江海無
易地之患

是則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息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
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釣乎大江
大海則無易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
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
體也獨不知用雨樵者曰必吾薪濟子之魚吾知有用乎子矣曰子
知子之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薪之能濟
魚久矣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之薪雖積丘山獨且奈何哉樵
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於動水生於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
火用草木體也用生於利體生於害利害見乎情休用隱乎性一性
一情聖人成能于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則皆為腐臭朽壞而無所用
矣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樵者曰火之功大於薪矣敢問善為物

溫泉寒火

何必待薪而後傳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休待薪然後為
休薪無用待火然後為用是故凡有休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休
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性能隨
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相息之謂也外篇云有溫泉
而無寒火陰能
從陽也不曰火之道生於用亦有休乎曰火以用為本以體為末故
動水以體為本以用為末故靜是火亦有休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滅
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耳曰用可
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
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万物為言者也可以
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則子惡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
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

無夢道倫
于神

以言也曰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抑曰時然後言何
言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道備
於神天下之能事畢失又何思何慮言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為
大

万物以无
心而致
无心致天地
万物之方

漁者嘆曰熙熙乎萬物之多未始有雜吾知將乎天地萬物之間萬
物皆可以無心而致之矣樵者曰故問無心致天地萬物之方曰無
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
我何謂物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
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
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况於人
乎况於物乎

五五曰相附
存

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
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
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天地之可存乎天以用為
本以體為末地以體為本以用為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
謂理惟神與聖能參乎天地者也小人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實
喪之患也夫名也者實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於不足利喪
於有餘害生於有餘實喪於不足此理之常也養身者必以利食夫
所以身絀利故害生焉立身必以名家人則以身徇名故實喪焉竊
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
夫賄之實賊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微其始
取之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譽之與毀一事也

事

而西名者知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華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雖
不以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耶是知
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利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與則實喪
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惟有德者能之天依地地附天豈相
遠哉

大物具

人身資利以養資多以立而無所徇乎利名猶天氣依地以存而
無所與乎地名利得人而後生猶地附天而後成其理一也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魚曰六物具
也豈由天平曰六物具而得魚者人也具六物而所以得魚者非人
也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沉也釣也餌也一不具則魚不可得然而
六物具而不得魚者非久也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

生理

五

具而得魚者也是知具六物者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天也六物不具而不得魚者非天也人也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疎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况非天性者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文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况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君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袂於中進者哉

太極無為本 樵者謂漁者曰敢問易有太極太極何物也曰無為之本也太極生

而儀兩儀天地之祖也非止為天地而已也而儀生四象陰陽剛柔之謂也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功之本於斯為極四象生八卦乾坤離坎兌艮震巽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間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備矣

道 樵者謂漁者曰六哉權之與變乎非聖人無以盡之變然後知天地

之消長權然後知天下之輕重消長時也聖人事也時有否泰事有損益聖人不知隨時否泰之道矣何知變之所為乎聖人不知隨時損益之道矣由知權之所為乎揮消長者變也處輕重者權也是知權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

漁者曰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

夫所謂才之難

所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才矣難乎語仁也譬猶藥之療疾毒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矣平藥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其所能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則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平治定用之則否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人之才乎

文良采

夫善而善君子小人之道有自來矣

樵者曰善人常寡而不善人常衆何也曰觀之於物何物不然譬諸五穀莠之而不苗者有矣蓬莠不芸而猶生莠之而求其盡也亦未如之何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來矣

無名公傳

堯

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心無迹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况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曰乎我更由乎計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為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謂人九謂人杖也餘暇閒從問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未嘗為不善人告之以讓災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者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人須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醺飲未微醺口先吟哦吟哦不足

生理集卷之三

無名

五

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
求冬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墻高如肩室大如斗布被
煖餘熟羹飽後吐氣胸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耳
壞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
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
色斯其舉翹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
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
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
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
於人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詹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
之肝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

收天下春歸
之肝肺

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
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遊天地家素業濡口未嘗不
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
物無妄受炎論之其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
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公公自在詩飲歡喜酒
百年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附錄

程子曰先生得之李挺之李挺之得之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
緒分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
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
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其至而論之可謂

源流遠有端

先生淳一不雜

門各有所因
而入

安且成美。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源出於四者，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為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理亦為之侮玩。全書

加倍法

元齋書

明道心術傳

謝氏曰：堯夫易數甚精明，道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卻不齊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兄乃爾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為知天，知易理為知天。堯夫云：須還知易理為知天。他日伊川謂明道曰：加一倍之數何如？曰：都忘之矣。因嘆其心無偏繫如此。張氏曰：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皇帝王霸之道，三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始之。

以運統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於五代，本諸天道實以人事。雖治亂歷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至矣。

朱子曰：皇極經世書，乃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十二運，一運統十

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

辰，是十二與三十迭為用也。故季通以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為

日分，又曰：易是上筮經世是推步。康節之書固自是好，而季通

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於用，不知如何恐當絕諸家也。康

節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才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

有箇姤卦來，蓋緣他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輔廣云

先生前日說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少異處，莫正在此否？若是聖

人則處乾時自有箇處，乾底道理。處姤時自有箇處，姤底道理。否

上卷下世新
用
終世之四易
何如
元齋書

康節與周程少
異處正在此

虛則是最
聖人知天命
以理

知王壽居坐

康節言這旁
子雲
用
高子得易之
康節言這旁
子雲

曰然。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也。只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術耳。○康節氣質本清明。又養之純厚。未始枉用其心。嘗於百原深山中。關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惟其所養至靜之極。故見得道理精明。若是想其見天下之事。才入手來。便成四截。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至目前。便會處置得下。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為子房善藏其用。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是善處事。只是用時須差異。須有此機權術數也。○康節之學。似楊子雲太玄擬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之。玄為之首一。以生三。為三方。三生九。為九州。九生二十七。為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斷為八十一家。首之以六。計

潛虛在般

潛虛不參補
少書、
潛虛擬太玄

一所以準六十四卦。爻之以七百二十。有九所以準三百八十四爻。無非以三數推之。康節之數。則是加倍之法。○自有易以來。只有康節說得如此整齊。如楊子雲太玄。便令星補。奏得可笑。若不補。却又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潛虛之數。用五只是如今筭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為六。橫二畫則為七。蓋亦補奏之書也。

張美和云。潛虛溫公擬太玄而作者也。以為人之生本於虛。虛然後形。形然後性。性然後動。動然後情。情然後事。事然後德。德然後家。家然後國。國然後政。政然後功。功然後業。業終則反於虛矣。

魏鶴山曰。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世。其宣寄情

風流人家

魯律律

笑

秦漢諸儒

國大衆

意在擊壤集九歷子吾前皇帝王霸之口終春秋冬夏之代謝陰
 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之雲障山川草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
 流胥徹蓋左右逢源畧无甚髮滯倚著之意嗚呼真所謂風流
 人豪者歟使猶得從遊於舞雩之下浴沂詠歸毋寧使魯哲獨見
 稱於聖人也歟洙泗已矣秦漢以來諸儒無此氣象也

新刊性理集要卷之三終

UOX
330
8